

【幻游史话】

熬煎，人生的『学费』



■ 李焕有

大学教授，学报编辑。酷爱国学，书虫一个。遨游上下五千年，思考江湖风雨间。读《世说新语》，感悟当下人生。撷取历史片段，愿与读者分享。

洛阳老乡阎连科获卡夫卡文学大奖了。

北京时间10月22日晚，阎连科穿着中式服装，站在领奖台上发表获奖感言。细品他的获奖感言，“熬煎”是其关键词。他对该词的理解是：在黑暗中承受苦难的折磨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生活在豫西大地上的人们，对“熬煎”这个词有着切身体会。在我的有关填饱肚皮的记忆里，熬，就是每天早上长时间煮小米红薯粥；煎，就是偶尔中午摊红薯面野菜饼。在我的有关成长的记忆里，熬，就是每天早上扛着耖头去翻地，看不到生活的希望；煎，就是没有书读，少有获取知识的途径，精神生活匮乏得如同行尸走肉。作为那个时代主食的红薯，在熬在煎中奉献了自己，让人们果腹保命；有志气的人，在或熬或煎中摸索自己前行的道路。这些人，不抱怨，不气馁，如小草一样顽强地生长着。阎连科干过小工，当过士兵，挨过饿，失败过……这些，是他人生的熬煎。

很庆幸，这些熬煎，是他人生成长的“学费”。他在“缴学费”的过程中，思考了人生，积淀了智慧，历练了修养，砥砺了毅力。在这种熬煎中，他“用承受苦难的力量，来对抗人的苦难”；有了这种熬煎，他才对机遇无比珍惜。这种珍惜，就如老牛终于有了拉车的机会，累而充实着；就如饿汉终于有了填饱肚子的饭食，哪怕掉在地上的一粒米，也会毫不犹豫地捡起放进嘴里。正因为如此，卡夫卡奖协会给阎连科这样的评价：“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。”

生活不易，作为常人，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正确对待熬煎的勇气。历史上的魏晋之乱，后人常常引用两句经典来描写：一是曹操的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，二是刘勰的“世积乱世，风衰俗怨”。我认为，真正理解魏晋之乱的，应该是刘义庆。翻开他的笔记小说《世说新语》，我们看到，枯枝摇落，游子漂泊，人生过客不懈地寻觅，在寻觅中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。据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记载，陆机住在故里华亭这个地方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伴清泉茂林，闻鹤唳风啸，闭门读书，作文赋诗……所以，他的《文赋》名垂青史，他的书法作品《平复帖》让人趋之若鹜。初唐时修《晋书》，唐太宗亲自为《陆机传》作后论，称他为“百代文宗，一人而已”。

当下的你，或者我，也有熬煎的体验，正确的态度应如阎连科，应如陆机，他们的路在文学，我们的路就在脚下……

【凌秀生活】

会唱歌的土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，爱思考，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，一边阅读，偶尔作文养心，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朋友推荐我听《我有一段情》。她说：你听听吧，埙独奏，你肯定喜欢。

从网上搜来听，一听就入了迷。安静的夜里，一人独坐，听着埙的呜咽，有地老天荒的感觉。

埙这种乐器，也真是奇妙，它的前世，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陶土，被人制成圆圆的形状，再挖几个孔烧制，放嘴边轻轻一吹，就发出天籁之音。而且，在乐器中，它算最草根的，便宜，吹起来好像也不难。

西安街头，有许多卖埙的。有一年，在西安南郊的古城墙边，我遇到一位老人，他六十开外，戴着草帽，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，里面装的全是埙。他边走边旁若无人地吹，见我看着他，便停下说：“妹子，要埙吗？很容易学的，你看……”他拿起埙，眯着眼，呜呜地吹，如置身原野，他的身后是几代帝王的沉浮地，是穿梭的人流和滚滚红尘。

想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。如果用一种乐器来演绎她的一生，非埙莫属。香雾云鬓湿，清辉玉臂寒，她的一生都在无望地等待她的男人对她垂怜。她的男人，写出了犀利文章，对她也是冷漠如霜：大喜的日子，丈夫让她独守空房，新婚三日后又东渡日本，一去三年，从日本回来后，倒是把全家人接到了北京，但她做的饭他不吃，她做的衣他不穿，她铺的床他不睡……她想用她的好来感化他，却等来另一个女人。她说：本想自己是一只蜗牛，爬得再慢，总有一天会爬到墙头。最后，她无奈地说：我对他再好，也是无用。一声叹息，如凉凉的埙声。

看来，世间的爱，不是付出就有回报，你有情，他无意，落得一生空等待。

朱安太柔顺，倒不如那个叫江冬秀的小脚女人。她是胡适的原配，一开始，她也跟朱安一样不受重视，但她性格刚强，当听说胡适想跟自己的伴娘结婚时，她拿着剪刀相威胁，又拉开门让公众评理。她总算把情敌吓退了，却也吓坏了那个要面子的男人。她震慑了胡适一辈子，她对他说：你不要当官！他果然就不当。

江冬秀的歌，从凄凉到雄壮，再到温暖。我想，如果江冬秀和朱安换换，不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，不过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江冬秀决不会像朱安那样被动。

爱要争取，实在争取不来，那就放弃吧！泥土里能开出姹紫嫣红的花，能长出生机勃勃的大树，又何必非要变成埙，一生都在唱伤心的歌？

【后山史话】

腐败的节奏



■ 任见

又名后山，有各种作品约2000万字，如《洛阳往事》《帝都传奇》等。全新的判断、犀利的表述、深刻的幽默、温暖的交流，是任见作品的特色。本报首家推出其“后山史话”系列美文。

在统治后期，夏启日益堕落，政事日益废弛。

夏启沉湎于淫逸享乐而不能自拔，打猎是家常便饭，他还经常举办大型露天宴会，在庞大的宫廷乐队的伴奏下，万人起舞，酒气熏天。他的臣子们也和他一样淫逸享乐。

朝廷领导人的腐化堕落，导致统治集团内讧不断。

夏启有很多儿子，其中六个都觉得自己厉害，应该得到继承权，他们谁也不服谁，争夺得相当激烈，整日又是骂又是打。

六王子武观闹得最凶，在夏启左拥右抱尽享淫乐的当儿他破门而入，非要夏启做出决定不可。

夏启恼羞成怒，将武观流放到黄河以西的西河地区。

武观乘势建立西河根据地，大肆扩军，每年至少让百姓上缴两次公粮，又开展大生产运动。羽翼丰满了，武观打出“先君已老，少君当立”的口号，展开夺取政权的斗争。

武观聚众反叛，这还了得！夏启派大将彭伯寿带兵讨伐，武观战败投降，彭老头将武观扭送到洛阳。

武观不认罪，夏启就公开把他弄死。

其他部落的人见夏启连对亲生儿子都毫不留情，吓得筛糠不已，没有想翻盘的了。

但武观导演的这场内乱，让夏王朝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。

不久，夏启因为荒淫过度而病死，他让儿子太康做了继承人。

太康甫一即位，便玩起了大手笔，号令天下加倍进贡，耗费民膏民脂，在洛水之滨疯狂扩建，营造豪华的夏都城斟鄩。

斟鄩周围，平野浅丘，植被茂密，环境优美，交通方便，既有舟楫之利，又易于供水排水，况且周边地势险固，往远处几个山口派几个团的兵力防守，城里便无妨夜夜举办大型歌舞晚会。太康这样想。

夏王朝在太康执政时期，除了奴隶，已经有很多庶民了。庶民基本上是各级当权者非正妻所生的子孙，这样的人太多，轮不到什么职务就干杂活。

太康调集众多奴隶和庶民，在斟鄩营造豪华宫殿，建成后学他爹的样子，四处搜罗美女，在宫里日夜吃肉喝酒。

大禹执政的时候不断召集九州头领们开会，夏启是要他们大量进贡，太康呢，贡物急催暴征，手下当官的想到洛阳一带观光，顺便汇报一下工作，也都被阻挡在宫门之外了。